

钱规则

长篇小说

◎ 陈新生 著

长篇小说

钱规则

◎ 陈新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规则 / 陈新生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9-4196-7

I. ①钱…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909 号

书 名	钱规则
著 者	陈新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96-7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这是一个钱分天下的年代。

又是一年三月三，绿叶成阴，柳絮纷飞。高河市民营企业家“为富尚仁”颁奖会在高河国际饭店隆重举行。

会议由高河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的轮值主席、海鸿环球集团董事长车马龙先生荣誉主持。

左右天下集团的董事长左右峰众望所归地排在了“为富尚仁”富豪榜的第一名。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颁奖开始了。

整个颁奖和领奖的程序看起来似乎是美女们发奖杯给领导，领导们再发奖杯给董事长。

除了左右天下集团以外，还有海鸿环球集团、飞天宇宙集团、大友泛亚集团、全能银河集团、锦绣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分别获奖。

董事长们一字儿排开，在众目睽睽之下，摆着造型，等待着闪光灯“咔嚓”响过。伟大的场景正待定格，车马龙董事长突然发现站在最右边的、土地规划局的裘副局长从美女手中捧来的奖杯遇到了通货紧缩，积压在手中，老半天了还没有被人捧走。

裘副局长当着众人的面捧着个奖杯，找不到合法的授予对象，难免不是个滋味——仿佛是著名作家找不到忠实的粉丝读者、价值投资者找不到接盘的下家、流亡海外的政治家找不到绝食的民意代表。

裘副局长在众目睽睽之下痴心等候了好长一个时辰，见还真没有人来领这水晶杯，又窘又急，开始不知所措，局促不安。

车马龙董事长赶紧张望，才发现此时董事长虽然多，但今天来的董事长左支右绌，比计划要来的董事长还是少了一个。车马龙董事长再一对照，大友泛亚集团的董事长应该来的，却不知何故到现在没来。车马龙惊出了一身冷汗。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车马龙心想。本来计划得滴水不漏，每一个上台的领导都有美女迎接、也有董事长面对，甚至于美女美丽的程度和董事长懂事的程度都被车马龙仔细计划过：最美的美女和最懂事的董事长面对最高行政级别的领导，次之的美女和次懂事的董事长面对次高行政级别的领导，再次之的美女和再次之懂事的董事长，面对较低行政级别的领导。

车马龙再也没有想到大友集团嫌弃会务安排混乱不堪，名次排序有失严谨尊严，拒绝参会。车马龙百密有一疏，被搞了个措手不及。

本来，大友集团董事长的缺席只是一个意外事件，算不得什么，但自古领导面前无小事，何况将裘副局长无故冷落在主席台上这么久，是相当残酷的。

车马龙越陪着小心，裘副局长越一副美丽动人姑娘被人放了鸽子样的狼狈与尴尬。

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雪亮的，下面的人马上喧哗起来，一齐哄堂大笑着。

其他领导也发现了裘副局长不幸，均从内心深处庆幸自己手中的奖杯及时交代了出去，更对裘副局长生发了不是一般的同情。

车马龙董事长突然有了主意，暗示礼仪小姐将自己的奖杯收藏了过去。随后，车马龙董事长沉住一口气，两手空空、自投罗网地来到裘副局长面前。

裘副局长见车马龙董事长走过来有领奖状，早就明白，旋即恢复了从容和自信。裘副局长和前面领导们一样得体、一样郑重地将金贵的奖杯托付给车马龙董事长。

车马龙董事长正欲华丽转身，被裘副局长一把拉住。裘副局长握着车马龙的手不放说：“恭喜了！车董事长！谢谢你为高河市的慈善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

车马龙急忙返身配合裘副局长，躬身笑道：“应该的，应该的，谢谢裘局长支持。”

两双大手松开时，闪光灯骤然“咔嚓”响起，记录这一伟大时刻。

奖杯发完之后，各路“为富尚仁”的董事长们自然更是要表示一下。

高河市正遇旱情，郊县老百姓抗旱保苗缺资金得紧。按照商定的细节，左右峰是首善，自然要出大力气，所以捐款五百万，其他次善、再次善、末善等分别捐三百万、两百万、一百万。

左右峰高举着五百万的支票模型，正滋生着领衔群善的豪情壮志。突然，左右峰发现下面的观众掀起了一阵骚动，但骚动的源头似乎和自己并不相干。

左右峰正疑惑不解，扭头再看车马龙时，才发现车马龙正在一边忙得满头大汗。

原来车马龙没有举支票模型，却是推着一花车现金吃力地上来。

车马龙挥舞着毛茸茸的手腕叫道：“八百万！现款！八百万！现款！”

所有人都是见钱眼开的，何况是八百万的现金叠成的宝塔。场面顿时沸腾起来，记者们的闪光灯更是把个车马龙照得光怪陆离。

车马龙出其不意的义举，不免让新诞生的首善左右峰尴尬万分。左右峰平常都埋怨高河市做好事的人太少太朦胧，但此时却恨自己不能真正地垄断高河市的慈善市场。

散会后，车马龙董事长紧急安排工作人员处理会议之后的即定事务。工作人员飞奔着将礼品送到各路局长们和他们的秘书长的专车里，一大一小两种袋子——大的袋子给领导，小的袋子给领导的驾驶员。

车马龙董事长因今天对裘副局长有些歉疚，让工作人员送了双份礼品给裘副局长，权作压惊。

领导们的车子鱼贯而出的时候，记者们早已围了上来。车马龙忙于会务，脚不沾地地穿插于达官贵人之间，腾不出空当。

左右天下集团的左右峰董事长虽然排名第一，但也是没有了车马龙后，方才成了媒体的宠儿。

窥视隐私永远是人类共同的爱好——语言可以窃听，行动可以监视，只有思想保护得严密，靠记者千篇一律的话引蛇出洞。

一个眼神飘荡、胸部丰满名叫谭花的女记者，惯例地问左董事长在此时此刻有什么想法。

面对《高河思考报》的记者孜孜不倦地引诱，左右峰董事长见那车马龙还在那目空一切地忙着对领导们车子扬起的灰尘遥遥招手，便轻藐地瞧了一眼说：

“天下富人，都没少赚穷人的钱，从这个角度看，富人比那穷人还要穷苦几分，所以，做慈善不仅是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也是为自己寻求解脱，这就是我的价值观。我总在想，为什么你谭花的美丽像复利一样增长，而车马龙这些人却只能穷得只剩下现钱了。”

左右峰话音刚落，引起众人一阵哄笑。

谭花欣慰得意道：“那也不假，别看你们动不动就号称国际集团、环球集团，我的美丽如果当无形资产，占你们任何一个集团10%的股份，应该并不为过。”

左右天下集团的财务总监成本看那谭花有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动人样子，就情不自禁插话说：“流年似水、青春易逝，无论是谁的缤纷美丽，要不了几天就要做减值测试，弄不好还要计提跌价损失。而左右天下集团却是永续经营的企业，丝毫不用担心它的生命周期。”

左右峰最讨厌成本一到人多处言必“会计术语”，就以否定之否定的态度说：“成本，话也不能这么说。世上万象，都是百川归海，九九归一。这世界上又有哪一件东西不是‘好’就是‘了’，‘了’就是‘好’，就这么‘好’‘了’的？至于左右天下集团‘好’而未‘了’的直接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做梦。左右天下集团十几年的发展，历经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我们的梦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没有止境。”

“说起来我并没有别的什么，只不过我左右峰是一个善于造梦、善于追梦的人。”

谭花倚娇作媚问：“那么左总，你现在的梦是什么呢？”

谭花问完，听到自己手机有短信提醒，仔细看时，脸色瞬间煞白，也不等左右峰董事长的梦想成真，急忙离开了。

谭花走了，左右峰的真情告白突然没有了心仪的对象，就草草地对财经记者们说：“我和我的同事现在的梦想是：致力于把左右天下打造成中国最优秀的服务品牌和连锁企业。”

财经记者们也似乎都听懂了左董事长的话。

他们笔走如飞，为高河新商业领袖又冷峻又豪迈的思想所感染和鼓舞。财经记者们把耳朵伸直了再仔细听时，左右峰却突然打住，无心再讲许多，一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样子，他们再仔细询问时，左右峰便是顾左右而言他了。

谈笑之间，采访的时间很快过去，商界风云人物按照会议日程又齐聚在一起，听美国来的管理大师谈企业信息化建设。

成本和左右天下集团的总裁助理边妮娜小姐一起陪左右峰听课。

成本奉行精兵减政的原则，总是一个小平头，混迹人堆里再也找不出来的那种。而边妮娜肌肤微丰，适中身材，时尚热烈，见之忘俗。左右天下集团偌大的开敞式办公室里，只要有边妮娜在，便多了色彩和磁性。有人总结说，左右峰抓劳动纪律，不要用指纹考勤机——边妮娜是左右天下集团 100% 出勤率的有力保证。

那天边妮娜一身休闲装，跳跃活泼的打扮早已让成本耳热眼馋。成本听了不到一半，就不以为然地对边妮娜说：“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齐鸣，今天又是老生常谈啊。现在到处都在讲信息化，企业也讲，政府也在讲了，把个岁月就这么无奈蹉跎了。也不知又从哪请来的信息化的教授——现在，教授已经不稀奇了，到处都可见教授，所以教授前面要加前缀，什么合理避税教授、绩效考核教授、《论语》的教授、《易经》的教授等等。”

知道边妮娜在红河大学挂了个校外研究生导师的头衔，成本便有了恶俗使坏的冲动，低声说：“都说现在是‘导师满街走，教授多如狗’，一点也不假。”

边妮娜听了，又气又恼，满面绯红，正要骂成本搞语言攻击，成本又婉转得体地说：“开玩笑的了。那些教授们也不容易，满天介地飞。他们补充了教育事业的一点点空白，弥补了民航公司的一点点亏损，别的暂且不说，起码对 GDP 的增长也是个不小的贡献。”

边妮娜早不耐烦，打断成本说：“你这前言不搭后语的尽说些什么呢？培训费可是我们老板出的钱。”

成本还喋喋不休地说：“我们天天在公司听左总讲信息化，听得耳朵都要起老茧了。今天还要在这儿再听。但刚才看见了这个教授的名字，我就知道他不过尔尔，肯定要步左总的后尘了。”

边妮娜看见成本对左右峰亦有崇敬之情，才会意生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边妮娜附耳悄声对成本说：“不能怪人家落后，只能怪我们左总太超前了。像我们左总这样的老板，赚了人家那么多钱，心中还不忍，非要到书上寻找理论的依据，我看没有什么必要——只有像你我这样的穷人，赚不到别人钱，心中不能解脱，才应该来的——干嘛呢？到这里来找理论依据。”

成本奚落说：“我说边妮娜，你说的话是有真道理、大理论，可是听起来别扭。为什么呢？我直截了当说了吧。我劝你不要天天把‘我们左总’挂在口边，怪让人家联想的。你要是想表达什么，直白说‘我的左总’就可以了，不要沾亲带故的，把我也扯上。”

边妮娜恼羞成怒说：“不要不识好歹。我带上你，是想让你利益均沾，一样享受最惠国待遇。”

左右峰听到两人窃窃私语，回头问边妮娜在和成本嘀咕什么。

边妮娜不语，神秘一笑，巴不得左右峰周密调查，搞个水落石出。

左右峰见边妮娜有恃娇卖宠之态，一副恨不能主动交代的样子，反而气短心虚，故敷衍着只对成本生气说：“培训的时候不要三心二意！你们俩的秘密回头我只问你成本。成本哪，你要是不说，我铁定扣你奖金。”

成本一听急眼，对边妮娜嘀咕说：“都是按劳分配得来的钱，凭啥啊？”

边妮娜面露得意之色。

休息时，边妮娜注意到成本在旁边专心翻看一本书，便抢过来，却见是一本《你为什么是穷人》。边妮娜知道成本仍在为奖金的事忐忑不安，便不忍心。

边妮娜一本正经地拉住成本说：“你放心，你虽然是穷人，但也可以富起来的。我们俩之间的隐私就是知识产权。我们左总真是想要知道也可以——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去告诉他的。他要是逼你说出来，你也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你就让他付版税来买。我边妮娜保证一分钱不要，全部礼让给你成本。”

成本也不管边妮娜是庄是谐，觉得有这份体贴入微的心思就很不错，正要向边妮娜表白感激之情，却无意中一眼瞄到了海鸿环球集团的董事长车马龙。成本顿时有卧榻之侧还有他人酣睡的不安，再细看之时，见边妮娜还真的早已将目光远离了自己，却对那车马龙存有尊敬之状。

成本立马不屑。

成本见车马龙也向这边张望着，就挑衅说：“你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车马龙哦！”边妮娜不解成本之意。

成本再次吐舌道：“天底下还有这么丑的人？今天可是开了眼界了。”

边妮娜这才明白成本是想产生挤出效应，霸占自己少女恋爱的市场，虽然内心不免倍感春天的温暖，但因为看不惯成本在车马龙面前摆出一种“鸡”立鸡群的样子，就存心打抱不平说：“车马龙丑虽然丑了点，但丑得惊世骇俗。不像你成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属于低碳产品。”

成本见边妮娜把自己放在环保概念里，心中纠结难受，一时不能自拔。愣了半天，突然反戈一击说：“我就知道你喜欢车马龙的‘车马龙’三不像。”

见边妮娜没有还嘴，成本发动二次攻势说：“车马龙不但长得三不像，搞的公司也是三资企业——虽然是假三资、真民营。今天车马龙又十强排名第三。早就听说车马龙这辈子与‘三’结缘，还真不假也。”

边妮娜不知道成本要说什么，不明就里说：“那又怎么样？”

成本马上接口说：“那不怎么样。”

成本越说不怎么样，边妮娜越觉得会有怎么样。

果然，成本清清嗓子，卖个关子才说：“更重要的是，我十分清楚，车马龙现在的第二任老婆服役还没有几天，你要是有兴趣做他第三任老婆，不但符合车马龙与‘三’的缘分，现在抓紧时间也还来得及。”

边妮娜脸色突变。

成本更加不同凡响地说：“车马龙的车牌号也和三有关。是人人都知道，车马龙花了三十万才拍到现在这个尾数是‘三 Y 三’的牌照。”

“车马龙之所以一掷千金，就为了这个号码，除了喜欢‘三’之外，主要是为了纪念他和原配老婆三月三日结婚的大好日子。”

成本语不惊人誓不休地说：“车马龙和他第二任老婆举行结婚大典的日子，选的又是这么个黄道吉日。虽然也许‘今天是个好日子’，但我估计主要原因是车马龙觉得换个老婆容易，换个牌照比较麻烦。”

边妮娜想插话，成本意犹未尽地堵住她说：

“车马龙的第二次婚礼干脆直接复制了第一次婚礼。这就是‘你的左总’天天向我们宣讲的标准化和连锁化。还真别说，这标准化和连锁化也确实有集约经营的效果——同样的车牌号码可以做与不同老婆结婚纪念的用途。”

成本尖刻地瞧她一眼道：“边妮娜，凭你这样美丽性感的姑娘，等到车马龙果然不出所料要娶你的时候，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婚礼的日子哪天都可以答应他的，但一定不要再选在三月三了。你毕竟是三房了，又比车马龙年轻许多，总有资格沾沾自喜一些，搞些特殊化量他车马龙董事长先生不敢说半个‘不’字。”

边妮娜没想到成本噤里啪啦地这么恶心，无奈跺脚说：“都说做会计的人刻薄，做会计的‘男’人更刻薄，真是天经地义！我保证像你成本这样伟大的男人今生不用考虑结婚纪念日的问题，你的结婚纪念日要是有的话，也一定要等到3月32号。”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的斗嘴取乐。

下半场的培训课程好歹结束了。

回公司的时候，有奖杯和美女同在，左右峰心里自然高兴，保时捷卡宴开得快得要飘起来。

外面是温暖的阳光，洒在四处绿阴的地上。高河是柳树聚集的地方，微风吹过，柳枝轻舞，柳花款款随风飘摇。

在春风中，边妮娜的衣服和边妮娜的身体，都带有一种淡淡的香的气息。那里有女人的香水味，那里也有女人的清香的体味。

那是能够让人沉醉的无言的青春。

左右峰一边哼着小调，一边任由边妮娜那青春期的气息攻城略地地靠近。

春天早已来了，一池绿水，几树繁花，大家仿佛都清楚地知道这盎然的春意。只有成本坐在后排，一脸的被剥削阶级的愁肠百结的样子，仿佛仍还是春天的门外汉。车子快到振宁路的时候，一只小狗没头没脑地横穿马路窜了过来，左右峰一个急刹车，差点没将边妮娜震歪到自己怀里，成本更惨，竟差点儿额头撞出青色。

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员工都先后回家了，左右峰来到边妮娜的办公桌前。他看到边

妮娜正在写一篇文稿。

边妮娜虽有很好的文笔，但缺乏企业管理的根基。前年的时候，左右峰送边妮娜到高河大学 MBA 班去进修，两年多时间，她受到左右峰的耳濡目染，又得到大学教授的指点迷津，便对公司运作略知了一二。但相对于变幻莫测的商业风云，边妮娜再怎么聪明，充其量也只能蜻蜓点水、不着一物。对公司大小事务，她总是泛泛而谈，浮光掠影地有些直觉而已。

但尽管如此，女人的直觉往往不亚于男人的精明细致。边妮娜察言观色，功夫不要太多。很多大事，左右峰正在犹豫的时候，边妮娜反倒有了准备，提前将各种可能一一布置妥当，待左右峰决定付诸行动时，却发现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那就是边妮娜的竞争力所在。流传很广的《竞争优势》一书刚出来，边妮娜就假装买了一本。后来，迈克尔·波特又不经人同意，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那架势要把世界竞争的理论全部写完，容不得别人插一句言语。

但边妮娜一点也不着急，她知道：只要迈克尔·波特不写《女人的竞争优势》，这竞争的理论就永远不能画上圆满、功成名就的句号。

那天不知是因为边妮娜一贯地挥霍大方，还是设计师偶然地偷工减料，边妮娜的 V 字领口开得低了一点。

左右峰因为高瞻远瞩的缘故，不经意间无限风情尽收眼底，慌得心一跳，眼一闭，转身要走。边妮娜袅娜地站起来说：“左总，《高河晚报》的消息真太快了，你的谈话发表在头条位置。”

左右峰心里一惊，正色说他上午没有说过什么。

边妮娜娇憨一笑说：“没说什么才对，晚报头版题目是——《高河首善左右峰欲言又止》。”

左右峰却有所期待地问：“《高河思考报》有没有文章？”

边妮娜说：“听说记者谭花家里出了什么事，《高河思考报》才没有及时发表有关言论。否则，不知道那个谭花如何以笔作刀呢。”

两人说话间，成本早已推门进来。

边妮娜见成本不速之客地进来，顿时不悦溢满眉目之间。

成本却不知不觉地说：“人说，‘防火、防盗、防晚报’果然如此！欲言又止的事竟然让《晚报》的记者写了大半张报纸，左总，你真要开起口来，《晚报》的老记们写起来恐怕就不是一本书能够抵挡得住的了。”

左右峰见成本奉承自己都语无伦次、言而无物，不大瞧得上，就不言语。成本自找台阶地说：“刚才上官局长打电话来，表示热烈祝贺。左总，我代你谢过了。”

左右峰再看看自己的未接电话，果然很多，就说知道了。

边妮娜也低头证实了自己有未接上官巫云的电话，底气更足地挤兑成本说：“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从来也不加班的人，今天倒加起班了。上官局长哪天不是和我们左总电联着？用得着你来画蛇添足地说？”

边妮娜见成本张口结舌站在那，才又说：“左总，说到上官局长，我倒想起来了。有件事我一定要和你汇报一下。今天的活动，本来说好尚副市长要亲自来的，大家一直等她，觉得这一次她应该会过来，但她还是没来。贾天下秘书长说尚副市长临时有急事要处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尚副市长今天不来一点关系没有，但有关系的是，我突然发现——绝对不是巧合，尚副市长出席企业界的活动挺多，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公司的任何活动，不要说我们公司搞的什么活动了，就是今天我们公司参与其中的活动，她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真的很奇怪。”

边妮娜见左右峰脸上有些挂不住。

边妮娜心里清楚，男人对漂亮女人的宽容如同男人的臭脚丫子，是与生俱来的，不必费一分钱去买。

因此，边妮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语点破说：“我估计她对我们左右天下集团有些成见，你看她对海鸿环球的态度明显亲热。”

左右峰经边妮娜这么直白说起，倒也说不出什么不同意见，真是驳也驳不得，恼也恼不得，只好沉默不语。

成本根本瞧不起边妮娜所谓的政治敏感性，为表示自己洞若观火的眼力，他嘴角扬起说：“别忘了，边总，尚忆秋是负责招商引资的副市长。尚忆秋喜欢海鸿环球集团，我估计她是想表明她这个副市长思想解放的程度——连这样的企业她都能接受——不但接受它而且赞美它，我们可以想象尚忆秋对企业界的事那真是兼容并蓄、胸怀大局。”

“尚忆秋此举是想告诉大家，在高河任何人都可以放心大胆地投资，就是像车马龙那样来路不明的钱，也是受欢迎的，大不了‘洗洗更干净’！”

边妮娜见成本又搞语言暧昧，当着左右峰的面又不好借题发挥，只冷笑撒泼说：“尚副市长是你的亲妈，你知道得这么清楚？”

成本正要针锋相对，边妮娜置成本于不理说：“左总，今天虽然是左右天下集团的好日子，但最得分的还是车马龙。车马龙主导这一次评选，除了让土地规划局的裘副局长有一时的尴尬外，其他没有话讲，把领导们安排得周到细致，会议安排的礼品也丰厚实用，就是救裘副局长的场子也及时圆滑。”

“去年在我们左右天下集团搞的联席会，会议预算被成本砍了一半，搞得太简明扼要了，连我们自己都感觉寒碜。我建议我们左右天下集团以后要在这些方面多下些工夫，不要被财务人员坐井观天的见识所局限。”

边妮娜还说：“左总，你决定哦，既然今天我们是第一名了，也不要过分低调了。我建议今晚集团搞个庆功夜宴，把尚副市长请到，也好趁机结交一下。”

但这个触及到了左右峰的底线。左右峰立马严肃地说：“庆功夜宴就不必了。我们从来也不如此高调去结交达官权贵，但我们照样做大做强了企业。现在是市场经济又不是市长经济，决定成败的是我们的商业模式。”

边妮娜正欲辩解时，左右峰接着说：“边妮娜，你分管的就是集团的公关，有些事我还要再提醒你一下。我们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要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只要不得罪就行了，就是要有公关，也要注意技艺、分寸和风险，达到目的就行了，何必要张扬？”

边妮娜还要分辩，发现成本眉开眼笑、喜形于色的样子，担心左右峰再说出让她没有面子的话来，自己更加无地自容，只得忍气吞声。

成本知道边妮娜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能将种种不可理喻的思想通过左右峰的程序上升为左右天下的集团意志。他对边妮娜有这样的能力常常是咬牙切齿、又无计可施，只有违心接受。

但那天当成本终于听到左右峰对边妮娜说“不”的时候，成本突然觉得以前糊涂率性的左右峰瞬间圣明认真起来。虽然成本本人对左右峰的“两若原则”亦持不同政见，但既然边妮娜不喜欢“两若原则”，自己就得调整心态，主动接受这两个“原则”，哪怕左右峰的“两若原则”是指鹿为马，他也必须高度地予以认可。

左右峰见边妮娜楚楚动人的样子，才缓和一下口气说：“边妮娜，我们今天也不管什么局长、也不管什么市长了，晚上我们自己人喝！喝个痛快就行。”

边妮娜听了左右峰一席话，突然有洞若观火的了悟。

原来左右峰不但对政府部门坚持“两若原则”，对自己也是“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边妮娜幽怨惆怅地说道：“左董事长，你有理由喝醉。左右天下集团排名第一，你今天成了高河首善。我们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理由。就是你左董事长，也要加倍小心才是——这两天你可是高河的名人——不知道的，还以为高河首善是个伪善，扔下自己的老婆不管，在酒吧里泡妞。”

左右峰又瞟了边妮娜一眼，灿烂一笑说：“我请你和成本两人，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你有一百个心就放一百个心。”

边妮娜顿时失落得要掉眼泪，只恨左右峰谨慎得多余、成本黏糊得过火，有这么两个人的性格在，就是连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集团政策也不能贯彻落实到位。

成本附和左右峰一笑，他正琢磨如何往边妮娜的伤口上再撒把盐时，突然间接到手机短信。

成本看到短信，觉得自己这一日似有神助，因而诡秘一笑，意味深长地宣布说：“果然还是左总的‘两若原则’高明，不但是高明简直就是英明之至了。”

成本见边妮娜和左右峰均愣住在那儿，更加骄傲地说：“最新权威消息，我们的谭副

省长被双规了。”

2

春天时节，万物萌动，爱情复苏。陶花钱更是花心怒放，急着要去探春。陶花钱边打着手机边开着自己的马六，一身的雄性激素全化在了脚底上，把油门往底下死踩。

陶花钱进到房间时，白菜正在家里做自助餐。

白菜是“高河白纸黑字评估事务所”业务部副主任。白菜因为专业能力一般，所以社交能力尤强，白菜社交能力术有专攻地发展，仿佛盲人的听力，聋子的视力。

白菜因为生得白，名字中又暗合一个“财”音，是官场、生意场中的利市，人气便比别人要旺发许多。

又因为白菜价廉物美，引得许多人的痴心妄想，觉得人生在世一番，吃一口白菜那是最起码的人权。所以，白菜在高河市，如游蜂浪蝶一般，不但是大众情人，更是人肉炸弹——女人只要对老公不放心的，无不心惧白菜。

不仅如此。

白菜还有一同胞妹妹，名叫白花。白花和白菜一样美白风流，均是长挑身材，削肩蜂腰，鸭蛋脸面。只是白花不像白菜那么关乎百姓民生、不是个大众美人，而是被个别领导早早地宣示了主权，在金屋里雪藏着。白花在国有企业高河八建办公室工作，但只是挂个名，基本上不用上班，但也要象征性地领些薪水。

白花不被寻常人所见。

白花与白菜相比，更像是那高山上的雪莲。

白家二白，如同三国时乔家二乔，是地方的佳话，英雄的梦想。

白菜一袭睡衣，袅娜纤巧。

陶花钱见了，早就脱了魂，也不顾白菜一脸的黄瓜，扑上来亲得急切。白菜故意推开陶花钱，仰着脸一会走到阳台，一会走到餐厅。

白菜身着夕阳红的夹层睡衣，吊吊的，露出一小节藕白腿，把陶花钱的那一颗纷乱的春心搅得破碎。

见白菜不理他会，陶花钱便打开电视，无趣地看着。但陶花钱看着看着，就有趣了。原来今年恰巧久旱，该涨桃花水的时候，柳林河还裸露着河床，马上春播，土地还龟裂着。这些光景都让高河市分管的市长们牵肠挂肚。尚忆秋本来是分管经济的，也找了一家乡镇企业去调查研究，以方便深入到农户访贫问苦。陶花钱见尚副市长坐在长条凳子上，拉着一位农妇粗糙的手，嘘寒问暖，娓娓而谈。陶花钱立即就惭愧起来，觉得自己只喜欢

白菜的纤纤玉指，断不肯去碰一下农妇那样粗枝大叶的老手。陶花钱再听到尚副市长在电视里对那农妇说：“我们一定要战胜自然灾害，搞好春季播种，做好田间地头的工作，争取获得与去年一样的大丰收。”农妇若有所悟，拼命点头。其他农民发现人民的市长来到了人民身边，一传十、十传百，瞬间将副市长围得水泄不通。农民百姓均被副市长平和朴实的言语所感动。大家七嘴八舌地和尚副市长攀谈着，尚忆秋有问必答，现场帮助解决农民的许多实际困难。

陶花钱一边看一边想：天天盼着当领导，这当领导也真不那么容易。领导们别的本领姑且先不说，光就与人谈话的本领就够不一般的了——和外宾们要谈外汇、谈招商引资，和艺术家要谈素材、谈现实主义，和农民要谈种子、谈计划生育，而且都要谈笑风生、言而有物。

陶花钱第一次端正了心态看尚忆秋，从未如此真切地看她。陶花钱看着看着，敬意油然而生。陶花钱觉得尚忆秋不妆自美，她的神态自若和神采飞扬，比什么国际一线化妆品都能更加增添女人的魅力。

陶花钱看着看着，就想象着电视上不是尚忆秋而是他陶花钱。陶花钱一想到自己正在访贫问苦，立马感觉高尚和伟大起来，内心深处滋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白菜把陶花钱晾了半个时辰，却见陶花钱没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反而怡然自得地陶醉在新闻播报里不能自拔。

白菜先忍不住了，终于掀去黄瓜对花钱说：“你这个冤家不来也好，一个礼拜只有天把天的时间陪我，刚把我的心思热腾腾地勾引了起来，你又冷冰冰地走了。你这样一冷一热的，一会儿是吹火棒、一会儿是冰激凌，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陶花钱见白菜似嗔非嗔，似怨非怨，竟比平日更有妖邪之气，更加风流几分，立马将好不容易兴起的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抛弃到脑后，把对尚忆秋的顶礼膜拜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陶花钱从后面一把抱住白菜，哄唆着。

白菜还要忸怩，无奈是春天苦短，春情难耐，虽然心生怨尤，但也能体谅到陶花钱有陶花钱的难处——陶花钱身为国家干部，总要受些拘束，不比自己做中介业务，来去自由。

白菜想到这层，心就温暖，不再违拗了。白菜的心思一融化，两人便干柴烈火地亲上了。

陶花钱急迫地抱着白菜瘦削的肩膀和挺翘的臀部，只顾上上下下地折腾，别的也不管许多。

花钱先在上半截贪婪折腾着，白菜仿佛需要做人工呼吸了，一口气总是出不来，只“啊啊”地有声。陶花钱再往下一折腾，白菜就哼哼叽叽地酥了下去。

白菜先自微软了，花钱反倒更强硬了起来。

两人在白菜公寓，把那巫山云雨之事做得如急风暴雨般，欢畅淋漓。

正要山崩地裂之际，陶花钱突然从床上蹦起来。

白菜被吓了一跳，万种风情顿时如同那些日子的宏观经济，遇到了滞涨。

白菜瞪大眼睛，惊问何事。

陶花钱见自己失态，欲言又止。

陶花钱知道这等事是要被世人取笑的，就是写到地方史上也要背上几百年的骂名。

陶花钱本想遮掩过去，却禁不住白菜气喘吁吁地一再逼问，想到后面还要白菜出手相帮，只得跺脚道：“啊呀，菜，对不起了！要怪就怪我家那混沌老婆——赵柳钱干的好事！”

原来，陶花钱的老婆姓赵名柳钱，一生以柳为荣。

赵柳钱不但生得柳腰纤细，而且文学偏爱柳词、书法喜欢柳体。

尤其是赵柳钱的字，经过少时的磨砺，却也写得笔意瘦挺、体势劲媚。虽然如今是电脑代笔的年代，但需要亲自签名、圈阅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更何况，赵柳钱相信自己的字有柳体神韵，生性又不喜清高，则有不吝墨宝的习惯，仿佛狗去了一个地方，总要伸着腿撒一泡尿。

童年时代的赵柳钱，住在高河古城的柳林河边。赵柳钱家的房子是旧时常见的简易二层木结构楼房，青砖墙面、黑瓦屋顶。

赵柳钱故居的正面是青衣巷，背面是柳林河。赵柳钱小时候，每到那些春风拂面、柳絮翻飞的日子，都要坐在门槛上，看着柳林河上船来船往，柳林河畔柳枝轻扬。

赵柳钱当年所见的那景，那人，可是烟雨江南的正经画面。

可惜赵柳钱写意工笔的天赋均为有限，很难对得起那大块的诗情画意。

赵柳钱生在地灵而未人杰不免是件憾事，好在赵家有一本祖传的《玄秘塔》，赵柳钱寂寞的童年还能以临名帖为消遣。

赵柳钱不但爱字，还爱展示自己，爱把自己放在水边。按照道理，无论写什么字也不一定非要去水边，赵柳钱也许知道女人沾了水汽可以为美丽加分——西施只能在水边浣纱，而不能上山砍柴。

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清丽秀美，在碧波荡漾的水边，临风写字，成了高河当年的一个景致，把个柳林河点缀得柔美而抒情，让许多过往的风流少年、公子哥儿，争相在船舷上举目遥望，在梦中牵挂了好几年。

就这样时光荏苒，转眼间赵柳钱上学了。每年，赵柳钱班级里的黑板报便成了其发表作品的窗口。她柳体风格的硬笔又因此迷倒了许多青春梦幻的男孩。

陶花钱也不例外。大一开学还没有几天，陶花钱就无可救药地迷上了赵柳钱。

有一天，放学后，陶花钱鼓足勇气，偷偷地塞一封信在赵柳钱的书桌里。

陶花钱在信上说：“每年‘五九六九，河边看柳’的时候，我都要跑到柳林河边。这学期开班的第一天，我看着你就那么熟悉。昨天又是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再次来到柳林河

边,才知道你就是我年年要看的柳。”

次日上学,赵柳钱看到那封信,见其意境虽好,却略显隐晦,也没有把自己的美丽写得入木三分,尤其是那字写得歪瓜裂枣的,觉得被这种人每年看来看去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一生气,便把那封信粘贴着公布在黑板报上。

赵柳钱自以为是又美丽又有才华的稀世女孩,对班上的男生就没怎么正眼看过。况且大学同窗还没有几个月,哪里知道陶花钱是何许人也。

赵柳钱真正认识陶花钱其人,是把陶花钱的信公布出来,平地里起了风波以后。那天赵柳钱仔细看陶花钱,见那陶花钱倒是争气,长得却对得起自己,高大而又硬朗,有玉树临风之态,和他抠抠巴巴的字正好成反比,呈现出许多女孩梦中情人的样子。

赵柳钱总是以字识人的,认为字如其人是个硬道理,只是偶尔会有例外,这一次是犯了低概率的错误。

赵柳钱本以为陶花钱会羞得跳楼寻死、或者割腕自杀。赵柳钱不免有些过意不去。赵柳钱认为如果一个男人舍得为自己放弃生命,能够爱自己爱到死去活来,倒是可以因为内疚而怜悯地爱他。

赵柳钱这么着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月,却见陶花钱善解人意地生活着,没有沉沦,没有自杀。

一个该沉沦的人没有沉沦、该自杀的人没有自杀,这让赵柳钱很欣慰也很不解。更让赵柳钱不解的是,陶花钱不久便和同班的贾兮兮好上了。贾兮兮如花,赵柳钱似玉;贾兮兮妩媚,赵柳钱端庄。所以,这两个女孩互相瞧不起,是天生的仇敌。

陶花钱没有演绎至死不渝的爱情悲剧,而是移情别恋,把爱给了别人,这让赵柳钱有些落落寡合。人们在失落的时候,最喜欢、最能体现品格的是以琴棋书画明志,何况赵柳钱准备了那么多年的柳体。

见陶花钱与贾兮兮不合理地恋爱,赵柳钱便写了一幅王冕的《墨梅》,挂在大学宿舍床边的墙上: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也不知道那王冕六百多年前,怎么细致地知道高河赵柳钱的心境,写得那么的贴切。

赵柳钱虽然写了“不要人夸颜色好”,其实是一种曲笔。赵柳钱对陶花钱是抱有希望的,希望陶花钱能因此不但能悟到她的清气,也能悟到她的颜色。

赵柳钱那幅字,在床边墙上挂到了大学快毕业,但陶花钱却执迷不悟。

从陶花钱的不可理喻里,赵柳钱又找到合理答案。陶花钱与贾兮兮的恋爱一定是为了刺激自己、报复自己。

况且,赵柳钱更辗转了解到,陶花钱原来是百年企业、上市公司高河陶瓷董事长陶醉唯一的公子,并且没有断绝父子关系。依陶花钱现在的身份,将来的聘金自不必说了,以

后继承财产的权利也不容置疑。

因此，赵柳钱决定以自己的柳体亲自回一封书信给陶花钱，解释这件感情的风波。

赵柳钱在信中说，一个少女对待恋爱，不但是有权力拒绝，而且是应该行使拒绝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但是神圣的，而且是神授的。一个少男在这种拒绝面前，应该勇敢地穿越过去，而不是自卑地倒下。

赵柳钱在信中还恳切地说，少女的这种拒绝，虽然行使的是与生俱来的权力，但本质上是软弱的，拒绝的方式越生硬，本质越弱不禁风。

赵柳钱自知这封信言辞得体，循循善诱，一定能让陶花钱泪流满面，弃暗投明。却不料陶花钱爱得深、恨得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她的这封信也粘贴在黑板报上公开发表了。

一时间，高河大学书法爱好者均弃颜筋而尚柳骨。赵柳钱的信被高河大学的男生复印成单行册子，广被临摹，尤其是那些被女生说过“不”的男孩，每临一回，不但长一回书艺，更长一份志气。

赵柳钱无法。赵柳钱又听说时间能够疗治恋爱中的一切伤痕，因为有真爱在手，陶花钱早晚要浪子回头。但因为时间就是生命，自己应该但也只能给陶花钱五年时间。五年过去了，如果陶花钱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那就不能全是自己的错，自己就能安心地嫁人。

看着班上的女生基本上都有男朋友了，自己还被陶花钱悬而未决在那，再举重若轻的赵柳钱也不免心烦意乱。

面对女同学们的炫耀，赵柳钱为了表明自己经历过、并且目前还是卖方市场，又将王冕的《墨梅》换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赵柳钱将元稹《离思》中的这两句工整誊下，挂在墙上予以抄底自救。

柳暗花明的事发生在毕业后不到两年，贾兮兮突然成为了别人的妻子。陶花钱退而求其次地再来求爱时，赵柳钱便不敢过分行使神授的权力，怕陶花钱这个呆货，再受不了沉重打击。

但赵柳钱还心有不甘地说：“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苛刻条件，我才会同意嫁给你。”

陶花钱已做好了满口应允的准备，赵柳钱知道让陶花钱为自己寻死觅活那是痴心妄想了，让他双腿跪下估计也有难度，便说：“你如果单腿跪下来求婚，我没有道理再拒绝。”

谁知陶花钱振振有词地说：“男儿膝下有黄金，除非刀架在脖子上了，否则我怎么能轻易下跪？”

赵柳钱无法，觉得陶花钱有如此的骨气倒也让人刮目相看，面对这样铁骨铮铮的汉子自己还有义务多给他一个机会。

赵柳钱又娇媚地说：“你有权选择。或者你原则同意，哪怕拟同意——因为我可不是贾兮兮那样随便的女人。你答应直到浪漫的新婚之夜才能亲我，我也可以嫁给你。”又担